



作家马伯庸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写作心得。
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摄

对茂名历史人物很感兴趣

马伯庸是当代知名作家。人民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、茅盾新人奖得主。其作品被评为沿袭“‘五四’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”，致力于对“历史可能性小说”的探索。代表作有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《大医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两京十五日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古董局中局》《三国机密》《风起陇西》等。

“我一直想来茂名，到周边走走。因为茂名有山有海，地形结构很有意思，同时我对潘茂名、冼夫人、高力士这些历史人物也很感兴趣。”马伯庸一开场就表达了对茂名的好奇心，他说自己有一个习惯，他对喜欢的历史人物，都想到当地考察，站在古人曾经站过的地方，身临其境，才能写出更真实的感觉。他笑称，明年六月他一定要来茂名，品尝茂名的荔枝和美食。

11天写完《长安的荔枝》

接着，马伯庸向观众分享了自己创作《长安的荔枝》的前因后果。

“写《长安的荔枝》有点意外，因为当时我正在写一本《大医》，讲的是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。这本书有80万字，写到40万字的时候觉得有点累，中途想要休息一下。刚好那时是荔枝时节，朋友送来一箱荔枝。当大家围坐着吃荔枝时，我和儿子讲‘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’这首诗背后的故事。结果儿子听完问了一个灵魂问题：那这个荔枝是怎么运过去的呢？当时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灵感。”马伯庸说，“确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运荔枝的路程很遥远，很艰辛，却很少有人关注荔枝是怎样从岭南运到

长安的细节，所以我便决定写一下这个故事。”

“一个普通官吏接到一个‘活’，要跨越三千多公里，从岭南把荔枝送到长安，还要保证这个荔枝是新鲜的，如何解决运输、物流问题，面临困境时又是如何解决的……当时我越想越兴奋，灵感源源不断，结果用了11天时间一口气写了7万字。”

马伯庸说，因为故事比较短，当时写完后在网上也发了，没想过出版，更没想到出版后销量这么好。到目前销出了130万册。

“‘见微’就是‘见微知著’，通过小人物写出大时代。后来我又写出了《太白金星有烦》，是一个讲西游记的故事，是‘见微’系列的第二部小说。”马伯庸说，接下来他打算争取每年写一本小书，让“见微”系列延续下来。

每到一处收集积累当地风土人情

在互动环节，现场观众提问踊跃，现场气氛热烈。就观众所提问的《长安的荔枝》的故事结尾、封面以及后期拍摄情况，再到思维锻炼方式、写作时间管理等方面，马伯庸一一进行了精彩的分享，其幽默真诚的回答博得现场掌声不断。

当读者问到《长安的荔枝》关于李善德的结局有没有其他的考虑？马伯庸说，当时针对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结局有几种考虑，其中最惨烈的就是李善德被处死或自杀。但是他觉得李善德身上有着自己苦逼的中年“社畜”的影子，应该有一个比较温情的结局，这样才更能体现他通过小人物写大时代的初衷。

“虽然我写作的时间只用了11天，但是我的平常积累用了11年。”当问到如何能在11天写完《长安的

马伯庸与茂名读者分享《长安的荔枝》 通过小人物 写大时代

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

昨天上午，作家马伯庸《长安的荔枝》图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在茂名市图书馆1号报告厅举行。分享会上，马伯庸围绕“见微”系列的第一部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，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与作品背后的故事。现场座无虚席，期间更是笑声不断，掌声不断。

荔枝》时，马伯庸说，他每到一处都会收集积累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这是他十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当他想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荔枝运送的路线他已经了然在心，包括唐代的生活细节他都很熟悉了。

传授锻炼写作思维方式的方法

谈到思维锻炼方式，马伯庸和读者分享了《圆桌派》里的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一吨黄金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他说，平常自己去坐地铁、坐公交时喜欢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和细节，这些可能都会用到他的小说里。他觉得不管是作家还是普通市民，大家都可以在闲暇中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填补空白的“垃圾”时间，更好训练个人的思维方式。

“我的工作室距离一家中学很近，我每天都按照学生的节奏来写作，强制自己工作之余有短暂的休息。我一般下午5点接孩子回家后就不再写作了。”针对写作时间管理问题，马伯庸坦言说，写作是一个脑力活，也是一个体力活。只有时刻保持运动状态、保持规律的生活，才有足够的精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。

推荐《长安的荔枝》导演来茂名取景

当被问到《长安的荔枝》拍摄是否会来茂名取景时，马伯庸说，目前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在投拍，电视剧可能会更快些，电视剧导演是曹盾，主演是雷佳音。他还透露说，之前曹导已经来过茂名进行实地考察，他个人也向曹导大力举荐了茂名，至于后续如何就只能拭目以待了。观众听后掌声如雷，希望在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里能看到茂名的身影。

马伯庸接受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专访 写作要保持足够的好奇心

茂名晚报讯 昨天上午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图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结束后，作家马伯庸接受了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的专访。

记者：您的历史小说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历史题材小说，作品中的主角多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。请问您为什么对小人物或者社会底层人物情有独钟？

马伯庸：我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，历史的潮流和历史的动力都由千千万万的小人物组成的。一两个小人物就像是江河里的一滴水，无足轻重；但是如果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产生同一种需求，就会汇聚成江河，向东奔流。我觉得英雄人物恰好就是站在潮头，比较显眼，他们并不是说引领了某个时代，而是顺应时代要求才出现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小人物才是真正历史的创作者。那么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，从有限的史料中，找到这些小人物，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实际上就是写出了历史变化的最新动态。

记者：您希望读者在您的作品中读到什么？

马伯庸：我最希望的是当他们放下书本时，会发现在真实世界存在书里提到的东西，并愿意去看一看。比如说我写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他们看完后能对长安产生兴趣，愿意去西安旅游；看完《长安的荔枝》，他们愿意来广东旅游，买荔枝来品尝。我希望能产生这种线上与线下、书本内和书本外的连接，让读者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，既能享受到一个好的故事，也能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，并且愿意各地走一走，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记者：在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您对诗人杜甫用了较多的笔墨，请问杜甫是您最喜欢的诗人吗？

马伯庸：我非常喜欢杜甫，因为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“诗史”。他试图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去记录当时的所见所闻，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贵族的身份去写，所以他是中国古代难得的用诗去记录普通人生活的诗人。我在《长安的荔枝》把他写进来，也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。

记者：您是怎么看待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以文学性为先，在文学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历史的真实。我觉得历史的真实包含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史实，另一个层面是符合历史的逻辑。因为史料毕竟是残缺不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每一天的动态，所以写小说是不可能避免杜撰的情况出现，但是这种杜撰不是凭空捏造，而是符合当时的技术、社会规则、这个人物本身的定位和心态的。

记者：对于您来说，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吗？

马伯庸：对，所有写作的前提就是真心喜欢。因为写作不像搬砖，搬砖的话，即使你再痛苦，咬着牙坚持也可以完成。但是写作如果念头不通达，你的情绪就会从文字中泄露出来。文字是不会骗人的，所以愿意写还是不愿意写，读者是能感受到的。

记者：现代人似乎很难静下来完整地读完一本书，您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吗？

马伯庸：苏轼有一个“八面受敌”读书法，非常有现实意义。意思是我们读书要带着目的去读，比如首先想好一个问题，想要在书里得到一个答案，那在看书的时候就能有的放矢，能有效地在书中吸取这些知识，这比你漫无目的地看一本书效率高得多。虽然这个读书法稍显功利，但是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，是一

个非常好、并能迅速进入阅读状态的一种方式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天分的作者。在您看来，对于写作来说，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呢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要努力后才谈天分。天分实际上占30分，努力占70分，但是我们要把努力的分数算完，才能算天分的。或者说天分决定的是你的上限，努力决定的是下限。我认识很多非常有天分，但是很懒，一年也写不了几篇文章的人，他们很快就拿到了30分，但总分也就30分；我也认识很多勤快、但能力稍显不足的作者，他们努力的话能写到70分，那么实际上两者的成就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记者：您对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？

马伯庸：首先就是一定要往下写，文字写出来才是最重要的，比构思要强得多。其次，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技巧，而是要对这个世界保持足够的好奇心。随时保持对人和物的好奇心，积累多了，总有一天会用上。

记者：如果请您为茂名写一个故事的话，您觉得最想写什么？

马伯庸：茂名有很多我想写的历史名人，比如说冼夫人、潘茂名、高力士等，但是我最想写的是潘茂名，潘茂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是一个值得花笔墨的人，比如说他会很多技能，炼丹、采药、下棋等。我觉得要是能写这样一个人的传奇的话，不但对茂名本地的文化宣传有积极的传播作用，也对个人的创作生涯是一个很大的新提升。

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小英 陈珍珍